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新刊 國朝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四十五

詩

國籍記二

仁宗皇帝御書記

陵陽先生

士負學術而不爲壯知者衆矣自古軒荀况皆以大儒至說待君猶猶栖栖所合則由漢而下立乎人之本朝而欲人主虛心聽納豈不難哉故來知政事臣歐陽脩稱故翰林學士臣王洙以博學多識者名一時皇祐守侍講讀其言亹亹可聽崇皇帝詭之詔以所疑無不能對以塗金龍水感書詞林二大字以寵嘉之臣當竊歎以爲士繇文儒進用已爲幸矣況天子有以寵嘉之子而頃年多故士大夫家賜書或不能保意王氏所載亦不復可見矣熙興二年客居臨川洙孫楚老以詞林字示臣臣既駁心動答拜仰視因得盡觀橐脣皇祐語訖及飛白書則知歐陽脩所記尚頗軼遺也詔書一曰近有嫉漫言詞欲令

出外鄉宜周防又曰有刑政要切事奏來其亡密間而優札者
甚衆昔推德輿見唐文皇賜李衛公詔近下曰君臣之際若是
乎夫衛公以勳業位將相爲時君所厚宜矣今洙特以書生致
位侍從無大勳業於時非仁祖崇儒重道則安得此榮遇哉此
既足以御後世之爲人臣者矣且御札有曰正賞罰有曰辨朋
比斥諂佞有曰罪已爲民損躬折軍大哉王言可垂法於後世
非徒點畫之工也出便實而已楚老欲列諸石屬臣爲記臣備
貞西清毋與掌先朝謗訕其可固辭上方追懷一祀之道以御天
下異時遷定兩京開寶文閣必將求副本於楚老之室楚老尚
謹啟之

吳興郡學重繪三禮圖記

苕溪先生

國朝建隆中大夫初定詔儒臣參裁與札而國子司業葺崇義
者以唐相張鎡等六家所撰稽其詳略是曰穎爲一書是曰三
禮圖書成天子嘉之命國子司業于宣至殿後之次其後懼其

地剥復易壁以板室已有意乎孔樂之教親接宏業矣然當是時狃於故學去無所經且師道之廢實自前出未有條然興走之者至明道景祐間溫陵胡公先生與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皆以所學教授授弟子而先生之徒寂寥其在吳興往來郡學常數百輩自是天下之人始知尊德而隆師士皆知仁義孔樂之說爲足以誠身而格物其問學之成爲時顯用湖贊治音真於嘉祐治平之間若不可槩舉初郡學成先生乃以三礼儀物黜其於古无考而益其未竟者闡之講堂遵故事也於是人以得窺三代文物之懿朝夕對之皆若素習既而有司不知故事至加朽謾卒弗有痛心焉太守汝南公某以丘史出奉祠尋領是郡於其始至也見諸生於堂上而勞惄之又增飾饗之子被以丹纓而掌之閑尹某而歸安永胡君某按則故塵得所謂三礼儀物繪革故行人命易而新之恍如神明頤還舊觀郡之士子周覽大息咸謂公之賜太文字者特因是加賈焉異時鳴鳳

執玉於朝廷之上討論故實裨補教化苟不愧於前人賜豈不大哉公以閑君之請貽書屬其爲之記且曰前太守秦公其初有意於是會召去不果今余幸卒成之某於鄉校爲老諸生知其事宜悉所不應辭若先生之行義出次歷官見於國史與墓碑之文其與學精誠見於著書有固多矣藏於家及士大夫手抄皆松不出蒐索編次固有述遺便據板以行於時則閑君之力也閑君嗜學若飢渴行已誦人以先哲爲師不徇時好嘗曰吾先父學於先生敢有二事改於此致志云紹興十二年八月丙子郡人劉某記

唐孫位畫記

西山先生

蜀故都角佛老之宮間有唐人遺迹近畫者第其品有四曰能妙神逸蓋能不及妙妙不及神神不及逸等以能妙者至數十而神者趙公祐范增三人稱妙者其後一人坐之於畫風超逸

起起忽無端筆未至而意已具初若縱橫放肆出乎綱約之外
或猶以天度則無不合乃有得於縱心不逾矩之理自陸深微
吳道子死王大令一筆畫裴將軍劍舞張長史草書之法位獨
能知之嘗即成都昭覽寺作壽木于壁高不盈丈森然有千章
千尺之勢与一方雄傑之觀者垂二百年宣和發寺或取以置
于泰定山中意欲託此崛嶮空寂之地而存也余家東西二都
多見晉宋隋唐名筆於能妙神逸之論蓋陋其識之不廣如位
者使與前輩方駕並出未知其孰先後也豈止稱首於公祐等
耶世之史獻神竭慮十日一松五日一石氣象固已索然寧
復有畫哉能知此者可與論位矣位會稽人頗自貴重每蕭然
有出世間意負大名於長安全盛時晚入蜀避唐季之乱更名
遇秦文別有古辭雍摩詰九奇偉旁識以大順二年歿士孫遇
亦位也余在門空山無陶隱居動取此好特表出之以俟來

壬午月日河南邵博中叟父記

少皞氏出震象乾以有九有之師顧瞻在廷公卿大夫百辟庶
尹厥名未正不足以新天下之耳目惄心經緯是究是圖上天
報況若相饗合西錫鳳鳥之瑞以昭申無疆之符於是少皞紀
官爲鳥師鳥名以鳳皇氏爲歷正賓司歷象之原易司徒司馬
司寇司空之職職鳩鵠鷗鳩之萬易司分司至司啓司閏之職爲
元鳥丹鳥之萬五鳩以鳩氏九扈以扈民凡冕弁紳綉廕紱之
變一洗万古而空之餘光下覃燕及來世千載之下郊子以金
天之裔幼明厥制昭公之壯爰修葺事誦言於廷品章條式周
密備具使人悅然再見五帝之壯淳古厖鳩之風不違咫尺誰
仲尼生知之聖猶以學在四夷從而問之卓哉煌煌真盛世之
丕律也謹追繹其命官之意而爲之記曰自古聖人受天明命
必以非常之瑞紀之於官太皞氏以龍師而龍名咎帝氏以火
師而火名東帝氏以雲師而雲名皆是物也少皞之興跡符鶻

美視前聖有光焉則蓋官名以俾天下改視易聽者端不可從
斯所以揚之於天政之元也觀其端拱理清一正名而無言定
群公後肅奔走率職爲庶正者見鳳之翔則必經釋晏陽轉朝
三光而思與鳩齊焉為五鳴者見鳩之翔則必還定安集以鳩
其民而思與鳩齊焉綦大而命圭垂玄綦小而抱闕擊柝見鳩
之翔則思已之戢休惕惟萬中夜以興竊自性念鳥猶能協其
名而已則名浮於實焉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莫不深心潛慮三
沐三湔革手無聲視子無形未待規飭告戒而咸協于中誠少
聰氏之名官有以陰祐而落享之也故其治配天地合太極參
元氣而無間卒其原貢之以正名而已仲尼之所以不自聖而
下門者亦以是哉帝典既弛不能遠德乾符坤称閑然弗嗣廼紀
於民而務以民事其聞少皞之官名將辟易先席嘒若平其後
矣彼墨客窮人不足以知帝者之編迺謂章有鳳皇池之称其
以鳥紀官是復亦一少譖也是不然名者實之賓必猶權衡之

功然後立行而不悖者唐避諱有是名而寧皇不至在位。七服失職弃李如楚人以鳥為鵠隋人以鳥為鷺者尚多有之雖竊取鳥官之名亦何補於万分之一哉惟少皞氏有其瑞有其名有其實冠履百代而爲之表俾聖子不可尚已。若夫官師之數服采之人政制之歲月皆不著獨善長年之旨以告季吉者謹記

畫像記

人物附

王彥章畫像記

六一居士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鄆州之管城天祐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共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嘗與晉戰屢有功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崇等因事染之大言若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患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彌縫公彥章然自必不少屈

賢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王氏終始能
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
能不汚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年生
常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
予於五代書切有警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
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
求於渭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
尤詳又言彭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登
山川爲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
無之又云公在渭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
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满數千公得保衆五百人之鄆州以力易
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人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
初受命於帝前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切歎及破南城
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

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筭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守者更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二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壯堅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可復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考蓋其希慕之至焉爾讀其書尚想乎其人況得拜其畫像識

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
使藏之

載酒亭群公畫象記

范忠文公

子雲右蜀人事漢成哀平廿歷新室身訥而道不得行子雲沒
宋興八十九年上距今千餘歲其鄉人之李者森然若林之植
于輔其在太平興國中有若諫議大夫田公錫之論議參知政
事蘇公易簡之淳天雍熙淳化中有若直昭文館陳公允有史
館朱公台符之文雅景德大中祥符中有若侍御史張公及之
介絜集賢校理王公湜之溫恭識方貞外張公達之疏達其在
今慶曆有若虞部員外李公攷之經術翰林李王彭公秉之恬
退翰林李士孫公朴之厚重丘田員外陳君希亮戶部員外梅
君摯殿中御史何君鄰之真方度支員外郭君輔丘田員外張
君中庸之通敏直集賢院奉君綯之夷曠是皆子雲之徒李其
道而得其傳者益州提點刑獄度支高君旣葺子雲之居鑄其

書又畫其象以及其徒竟著使後來觀之知賢人之道有塞有
通有訛有申塞於晦時而通於昭時訛於不用而申於有用云
爾大宋慶曆八年七月十日具位范以記

疏墨池建肇易堂吐鳳仰嘲解難載酒四亭及茲畫象
實僧正東悟師惣其事

通惠大師影堂記

太傅錢公

夫漢世高賢繪事功目之右晉朝名士寫形嵒石之中蓋道德
之可尊故丹青而是顯故通惠大師寧公應迹挺生惟幾將聖
三乘四諦洞達於本源六經百氏深採乎妙域自攝衣於釋部
已鉢輿於邦人家主恢闡佛乘旌崇開二詢以環中之道待以
方外之遊乃眷香庭俾爲上首奉圖請吏卒_{國還}朝神宗鑒甚
高名訪諸儒林之義直皇朝勅有德降以師友之禮予特_{子徒}
駢席群賢願交靈遙心伏於途公商融議推於支遁既宣陽_太
鴻教復總領於法門而示滅以還緣祀寢久法嗣某等永慕

薰追懷妙相妥作圖藻用模冰雪乃於大中祥符寺賢聖院
影堂以安大師真像焉莫不南榮爽墮大廈爲紛碧樹周阿金
繩界道珠函玉格密奉於薰燃甘醴珍香肅陳於宵晝烏平光
靈未遠渥彩旣章中含晦和外峻方格道安骨秀叔寶神清
挹止水之澄深望秋山而標峙酌焉不竭仰之彌高亦猶列擅
像於諸天鑄金空於百越宜有傳信用爲志記今年春盛上人
遠附郵置緘詞戎幄且以世舊之故見索荒退之文予昔在歸
斂嘗蒙真贊期鄒舒於國器目管輶爲神童實由空名冒此
高位永惟忘年之執願締他生之緣豈敢牢評忍茲厚意至於
氏族之英茂節行之瑰奇學際於天人識窮於繫象文章之典
要著述之廣博則有王黃州之總集序邦上之之絳紗記此故
略而不書時天聖甲子歲七月十三日記

張益州畫像記

老泉先生

元年秋蜀人傅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

震穉方命擇嗣天子曰母養亂母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
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二大吏
孰為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推曰張公某其人天
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徹
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矣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
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
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
亂之形是謂將圖將圖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強
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隊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
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
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唯爾父母且公眷爲我言民無常性惟
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公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
絕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礮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
母妻子之所任賴之身而弃之於盜賊故每每天亂夫約之以

贊舉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
以齊魯待蜀僕人蜀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韓意於法律之
外以威劫旅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
自公而前吾不貽見也昔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
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
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
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
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王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
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
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
之記公南京人爲人慷慨有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
可屬系之以詩曰

夫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
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子

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
詳往即爾常春爾條柔秋爾條場西人來觀公我父兄公在西
圃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万年有女娟
娟閨闥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弃捐禾麻尤
瓦倉庾崇崇差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
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
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白樂天畫像記

西山先生

景德詔書唐白樂天江州溢浦宅廬山草堂皆有畫像有司以
時繕治其勿廢又取東林樂天文集入祕閣兼別本校定襲以
瑞綺俾益諱其藏九學士大夫至其地必就觀焉余南遊則溢
浦廬山悉壞於兵火矣會東林更作樂天草堂其所繪像出膺
史之手殊不類余歎息而去既累年所往來于中不忘間摹東
都普明寺樂天像因東林之人置草堂中普明樂天復道坊故

宅也按樂天元和元年爲左拾遺翰林學士寫真集賢書院
三十七矣又五年降江州司馬又二十八年以太子賓客分司
東都又五年卒則景德所存樂天畫像當與集賢書院本相近
今云矣然樂天旣老尚追思廬山其詩語中類多見之東林文
集亦分同時所送及置貳新像於廬山直至唐幾樂天本趣云
年月日河南邵傳記

老翁記

崔伯易學士

白雲子游於東都步於汴水之濱有老翁衣葛南來顧而謂曰
吾聞太上不有已而無樂其次不有物而無憂最下累於已而
役於物於是乎憂樂交戰吾曩見子以爲至矣乃今察子身未
也顧眇有憂色精神憔悴而形骸枯槁戚戚然若師之將歸
意有所累歟抑亦有所役也白雲子仰天太息曰然余少治周
孔之道而竊慕乎孟軻荀卿之爲人甚達也非苟求也所以爲
又其退也非由全也所以爲我無心於出處之致而優游乎予

寡得喪之間嘗爲是足以無加矣今也適有不兩立之事從吾
事親則非所以謀已徇吾謀已則非所以承親夫謀已不周為
不智承親不至為不仁二者無一可也而吾均是以權處之權
者非必反經也亦非必守經也權輕重而已矣仁重而智輕則
舍智而從仁仁輕而智重則舍仁而從智今也兩者適相均吾
無以處是故憂而不釋然者輒復以月數矣而未有決之老翁
幡然笑曰甚矣子之固計也亦嘗聞越人鑄鏡之說乎越人有
得古銅器於赤城山陰者第以爲鏡輒自計曰方之則不足以
獨規圓之則不足以照矩如是狐疑不決者蓋三年而不知遺
形以任照無為以轉其自然愚亦甚矣吾願子忘仁去智刳心
與造物者游而無復較計輕重則親亦我也我亦親也親與我
奚辨哉子思之吾去子矣遂去不復見

嚴道郡學聖賢書後記

吳叢先生

太守楊先生旣新廟學土木之崇高雕鏤皆極其美矣而讀之

尤巨墨又使工摹成都禮殿所畫漢古以來聖賢遺像列置四
壁且令其從事李忠夷考廿次審詣名氏說所以畫此意畫謹
按圖籍漢興平初高賾守屬始作禮殿耶畫三皇五帝七十二
子及三代兩漢君臣其後好事者頗增益以魏晉或曰太康初
蜀守張收所畫也或曰殿有畫自高賾始若張收但取魏晉增
益之耳今貴像并及王導謝安則張收後復有增益頗不知誰
畫此也自王羲之只知貴重此畫謂可妙可觀今距羲之蓋八
百歲則畫愈可貴重非士大夫當所寶玩魏晉以來丹青人物
輕得擬也歲月浸久力殿門者皆墻拂思塵垢蒙翳精神晦昧
粉墨題詣漸多剥落藻飾荐加鑿述稍失其舊而不學者擅用
私智改族姓位號甚者或古無是人獨幸聖賢未即朽墁僥附
之質隱憲故在刀追逐上下斟酌較前尋繹其偏旁以意造志
還識本書世次名氏可傳信不疑者揔得一百七十有三人悉
付工使畫其無所考驗莫知孰何者畫亦弗及也畫卒素面子

先生曰三皇五帝與六十二子是學者孰之所常調誦兒童厭聞而欲見者也然亦多說訛未有定始左氏傳古書有三墳五
典蓋莫知何等書也孔安國著書傳因以之爲繫之三皇五典
繫之五帝而三皇五帝之稱則亦非安國所創言以史分職固
掌其事是傳會周禮安國若可信矣而司馬遷實安國並時人
作史記遠弗用周禮黜三皇紀五典豈遷不見周禮可疑而未
信故引_載總攬發於哀平在所不論莊列文字呂不韋春秋及
六弢管夷吾書_志稱三皇不惟周禮也盡棄不取謂遷多愛不
忍頗忍於此何哉且百家稱五帝與稱三皇孰多遷獨云五帝
本紀誰氏之從與大戴禮家語_本與遷合者也皆以有能為
五帝而不數三皇與五帝以有能為五帝則三皇關莫一固不
可數也然三皇與五帝俱稱詎當偏廢故先儒或下數遂人以
配養農或并取祝融炎帝足為三皇數而鄭康成又置女媧於
羲和之首五帝并數有無至陶唐為五帝而遼虞舜不數使四

夏商周爲四代其悖理傷道甚矣有劉恕者西其亂庵始力攻之以謂三皇五帝之稱孔子未嘗道也後世依假託更相抵牾皆不足證百家既迫撲擊雖周禮亦挫其鋒獨取易大傳所序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而解之曰女媧至無懷十五帝臨魁至榆罔七帝皆承襲羲農而王全天高陽高辛亦嗣黃帝如無懷號魁比也而堯舜功德特高非古王所可並是宜別稱二代紹黃帝而繼羲農怒之說簡矣既不違經又即人心然學者溺於三王之稱不能舍舊圖新不得已而從安國則三皇猶各安其廟姑僥運耳要非正也今此繪事其亦從安國者歟畫盤古居伏羲前何也生物始於盤古天地万物之祖也自盤古至燧人蓋九十一代而伏羲出焉其說雖不經見然傳聞有自來矣堯示不能易也蒼頡沮誦沮誦獨見於帝王世紀衛常亦兼言之蓋與皇甫謐合今此二人者並畫於神農之後黃帝之先則畫者或出晉人未可知也其先黃帝豈猶疑於誰周張揖等說數祝

廟火官畫居高陽高辛之間得其數矣或指爲三皇與六工相
類如謂倉颉本帝王著皆謬辭妄書雖此畫示弗從也三代以
降坦然明白殆無可疑若伊尹負鼎以于湯齊東野人語耳孟
軻固嘗辯之今畫猶然世俗易欺難悟類若此而成王冠星過
制又知禮者所嘗太息也孔子問禮於老聃司馬遷著之五篇
或譁焉達入大觀則無不可者而此遺象因使晦也倨坐伸左
躋立其前舍拱揖而效夷禮豈西方之教當此時亦既盛行歟
學者不可不察也孟軻稱仲尼之徒曰七十子司馬遷謂受業
身通考七十有七人而家語弟子解但輒目以七十二雖物目
以七十二而姓名特見者尚七十六司馬真謂家語入數與史
記同蘇氏古史亦云少數之產得七十有六蓋公伯寮與秦冉顥
何俱不載於家語而古史但舉冉何疑家語別本尚著公伯寮
而今本偶脫之公伯寮可補也而冉何及鄆單宋寔四人者竊
家語乃無錐無此四人乃別出季牢陳亢翟宣申絛等字縣單

因繕印牘草申當立轉借訛所耳而琴牢陳亢又復不載於史記合史記家語二者并數之凡得六十九人今亡史所載是矣而開元禮列從祀之位亦止七十二且皆失其姓名及詔書追贈公矣伯爵乃志著見數其姓名則遽增五人矣不知所增何等也唐舊志與新書人數實同而通典又別著五人并十哲數之乃得八十二若蘧瑗林放申張先儒未嘗以爲弟子儻可不錄而陳亢琴牢實見於家語及論語柰何棄之然所載七十人姓名則皆與史記合必當時以史記爲據耳增以蘧瑗等五人不知通典復據何書也逮祥符進封七十二子蘧瑗等五人皆在而公夏盲丘夷公肩定顏相鄭單罕父黑秦商原亢樂欒廉潔等十人皆不與不知當時又何所據也王旦謂建隆嘗有定議在祥符初已不復見獨籍國學所圖得其姓名耳今此遺象自顏淵至狄黑凡十三人其七十二人姓名又見於史記家語及通典

開元追贈遍及之惟樂毅后顏真卿潔原亢公有定顏相秦祖郭
單八人者祥符進封所不及而陳亢申叔弓并彊懸成顏之集
顏何孔忠公西舉如公夏首罕父黑十人者晝亦無其象乃列
出陳瑀一人其姓名皆不見於史記家語及通典或題識誤誤
當十人中之一人頗不可曉次耳鄭所謂不學者狼用朴智敗
定族姓位號殆此類也十人者開元追贈亦遍及之自陳亢至
公西舉如八人者又追封於祥符惟公夏首罕父黑二人者至
政和才追封不知此晝何獨遺此十人也司馬貞又言文翁孔
廟圖弟子凡七十二孔廟圖今蓋不傳文翁無異人或助此晝
也其數相多一耳考其姓名復參差不今則此晝殆非真歟又
言蘧瑗林放申叔申黨皆後人於孔廟圖妄加者今晝有蘧瑗
林放申黨獨在申叔豈廉疇則申叔邪疑不能明也自孔子目
顏冉及游夏以四科此十人蓋當從於陳蔡者耳十七十二子可
外四科者不惟此十人而後世或因四科遂至祀十人以為古

故齊伯高謂非君子意按史記家語亦次第傳十人者爲首篇
今考此畫則仲由居樂毅後言偃居公冶長後而寧子又居樊
須後不知畫者故系其序邪或當此時尚有所本也禮失余諸
野遺象不猶愈於野乎夫七十二子與五帝三皇墮者朝夕誦
誦兒童所獻獻者也然其族姓位號猶不免如此紛錯難辨苟
非豪傑特起之士雖盡富貴誰復此數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
稱又當務其遠者大者而學必實乎博也豈獨繪事哉其曰淡
井得泉即休不藉勞苦旁求食肉含罵肝非不知味則所謂苟而
何者如不學也戴逵常學於范宣一動輒視宣所爲達窺好畫宣
謂無用也及逵畫南都賦圖宣始嘆嗟稱賞以爲有益楊惲觀
西閣上畫人指筆糾畫謂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以
得前矣矧茲禮樂之聖賢乎先生既諾其說乃退而書之以告
學者庶相與發嗣云

新刊 國朝二百名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四十五

卷一百四十五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四十六

記

城邑記

山川風物記

重脩都城記

淇水先生

熙寧八年九月癸酉亮都城元豐元年十一月丙未生畢詔右正言知制誥自李清白記之自清白稽首曰臣幸得以儒學論議備從官國有豐功厚利勤之金石以告後世自之職也京師所以尊天子首方國而以三歲之積易千百年因循之陋手足之力不出于民一粟縷之資不取于民居者不聞杵斲之聲役者不罹罷勞迫蹙之苦而增卑以爲高倍薄以爲厚崇墉屹然周五十里一百六十有五步橫度之基五丈九尺高度之四丈而碑塊七尺堅若挺埴若引繩四方之來朝奠奠者存立觀嘆以爲天培地設於天下爲根本先窮之賴此而不能記自之罪也自不敢辭謹拜手奉詔曰民生寘寘蠶不辨理廢不知事其貧足

以自養自衛而智弗之及也聖人爲之辟爲衣食之本業之達
其弗塞而勸率其急情此天下之力以服禽獸然後人類勝合
天下之靈以制夷狄然後中國強內爲宗廟社稷宮室而外爲
之城郭溝池使居有以樂惠有以捍蕃衍長久而治此五帝三
王之道也利非聖人俾施害非聖人弗革是聖人之作莫非爲
民而爲者而彼且疑其原駭其始我欲安之如將危之我欲逸
之如將勞之其故何也夫造焉之謂聖由焉之謂民方利害之
計屬於漠然茫昧之際固宜有偏見曲說牴之矣而王者之功
或爲之中節而止則敵有熾而不熄澤有壅而不下可不爲之
惜哉惟聖人曲成万物至智也故子不得而惑兼冒天下至公
也故私不得而勝其觀也博其斷也獨默而思神而運使百姓
不能評其迹而卒與蒙其成非夫備物致用極深研幾其何以
與于此目嘗考諸周官則以都邑之重爲王治之本故曰惟王
建国辨方正行贍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王事于上國建

于下直繫職事所以辨方面朝後市所以正位董用五經餘九
國然後有体積夫以爲井積并以爲同野然後有經則任官論
才以治之爾雖周公之制作蓋不過如此而已何獨周公哉昔
者伏羲神農既居陳少昊氏居魯高陽氏居漢高王氏居河南
堯居平陽舜居蒲坂禹徙安邑湯處毫文王在豐武王治鄗亦
各擇天下之勝以遺子孫百世之業惟我汴京氣象宏偉平廣
四達而岡阜繚轉四碑地中若龍盤虎伏而四據濁河限其
北清洛貫其內氣得中和土号沃衍麻叛界數百物之饒可以
畢始往來之衆乘煙也雲映帶門闕望之者知其爲天子之宅
故太祖皇帝以之拓綏開衣冠五代之亂推尊祖考昭配上帝
太宗皇帝以之經文緯武芟夷僭叛平刑慎罰綏靖區宇真宗
皇帝以之興禮樂文太平東封泰山西幸睢寧膺膺授瑞耕籍
賜酺仁宗皇帝以之公恕儉勤覆蓋通育效天祀地四十二年
大享明堂祫祭七廟英宗皇帝以之承祧繼體事神保民睿明

奮昭仁孝感格皇帝陛下以之考道據德制法作憲呼成天地
億寧神人上若日月星辰下若風雨霜露草木虫魚莫不僅所
赤狄黑濮青羌白氐以卉服毳裘奔走獻見者接迹于道御三
廟闢九門坐視四海於開方法實數万里重城之內畫坊一百
三十二其外則連營列屯畜養虎士布於千里之內若是而郭
郭苟簡驛弛頽缺非所以觀遠也始周狃宗惠其狹隘命廣而
斬之以湏言謹嘗謂猶須頤恤而功不可以就化至奮而史期
以身當天下之訛於是王朴王營慶薛可言史全蓋方廉彥曠
之徒司工築舉宋滑曹鄭之民十餘万城之陶穀爲之頌詠
此一百二十有五年矣夙夜所北廄廸所穿行人蹠其顛流潦
亦具一上而累世重之固敢及此聖志誠意匠不卜不謀營于
無爲圖于弗用乃敕內侍之臣宋用昌董其事而鳩取歸收州
郡之美卒於其力兵不踰一万分部者十人拔幹迺選奇鋒精
序創機輪以登土爲鐵疏以固溝壑乎丙方環工丙次蜀渝齒

勤早作亟罷廬舍有次食飲有時錫之金錢賦之藥劑是以亟
徒致功而無逃亡疾疹之弊度功五百七十九万有奇者
十之三其作怡然其成矜然人不及計士不及議而城以完新
奉矣設卒廬乎其上凡七百五十間又以餘財易八門崇端顯
巖皆與城稱城址外距隍空十有三步而內空十步陸植槐柳
蹊林小疏滴魚焚茭用爲勢勝之助聖授其等功薦其能小大
之利不可一二而既也春秋書内外築邑三十七欲其無乏民
洛無傷農功漢城長安六百里內男女悉調發舉大眾三十方
者再益以謂疾之徒隸二万勞費如是至于彷徨而成若今自
之易歷選往昔未有也夫惟天所明徒以祉福天下晨朝有
官夕省方務勞勤心力耳目以格先王之績者十有三年矣既
斯之弗視而專祀是嚴會朝是正禮樂是隆宮室弗加麗而有
寺是設暱庠是廣宣室不增其寢不加深施固不之間而城郭是
修京師是固所以條刻若疣補塗漏挈長取大垂創英剏創

衡後準左規右矩物莫不有紀事莫不如序逮于今茲然後知
億万年之廣弗能易于此然革故之難視成之易是惟末俗之
常而初則議中則聽終而驩且服者自中人下士皆所不免譬
猶衆方之生何足以喪知天德而天不爲是以輒改元化凡我
師子自僕因城之志以求熙寧元豐之治則於聖主所以爲天
下者不待教告而孚矣元豐二年九月一日呂清臣謹記

四堡記

東平呂公

延安之城也久矣迹其初因山以爲險歲又生聚貧不足以居
則益侵河壠而廣之又不足則東州之東西州之南與其北皆
涉矣於是一州而五城焉然徒知益城而堡盜郭之居民而不
知城丘地進高山峻嶺俯臨乎其外一日城守委以與敵則我
之動息舉無知不待距闥之城脇衝之職而矢石雨集於君弱
矣則雖墨子亦何以爲智哉此四堡之所以不得不建也蓋延
州原定初吳卷入遂不能陷而去守邊者遂以爲文非虜所長

烟不以城爲事而山城之高更疊墮西折上四旁深雖官以天
爲名其已至於二十年之外不嘗輒至則以詩書自任而耽吟
於此那有宜不遑省也故美獨有至於不足以方成其廉至於
可緣而上下丸構櫓昌品物闕然不具而地之足以捍吾城者又
委而不顧夫昔古所謂設險以守國而備預不虞之意顧厭辱
十年余既歸延矣因游觀南上嘉嶺北九州臺西之獵於伏
虎龍頭山東閣武於武家平首極其高深之會而邊之地利不
訪而得矣於是度土博式因其狹者而廣之車者崇之而城完
矣於是建四堡曰吳烈曰蓮花曰九州臺曰燃燈臺英烈以廟
名蓮花以形名九州臺燃燈以山名其建之所在則余所謂敵
得之足以時弓動息而我得之足以擇居城者既丸內外城戍
之要者略以是諭之使倣而治焉於是一道之城壁凡守禦之
術一變然一新矣而延之五城唯西州之南爲終不可守即其已
與之器物而均之四堡付守之人爾因四城之餘衆而分紳

禹既以真事上聞矣而余代去有期恐繼我者或遇幾會而未
暇周游歟茲覽以見吾經意之詳於是書其大致以刻之石而告
之至夫營穿鑿造之功機櫓器物之數分地應敵之法則有圖
牒約束藏之有司可按而知焉元豐三年二月二十九日資政
殿學士給事中鄭正路經略安撫使戴知延州呂惠卿記并書

延平津記

夏文莊公

延平津豐城劍沒之所也晉氏襄亂帝將以神物授至人贊英
主氣紫牛斗待其所知者張雷知之矣而用之不能也且煥落
發之淬礪之知爲神兵矣而不知撥時難定禍亂之可用也華
拂拭之佩服之知爲利器矣而不知翦革革囊之可用也
嗟夫知其氣而不知其意知其神而不知其用燭執節無位且
死矣華居上燕也且誅矣劍之靈何以試哉天之意何以明哉
惜乎人不我異當自異之故沉大津化雙龍匣万世之後知不
然而出我等謂其元而爲氣非誠也示可以動雷震震星土

以求知也隱而爲龍非恠也示可以需甘澤救啓窮以自聖也
若天天生仲尼文以經天地智以動邦國示知也天下知之矣
知之而不能用之故沉道德之淵泉化仁義之鱗甲需禮樂之
雨澤救澇亂之凶札自聖也而天下聖之矣蓋夫人不知則不
可發也道不聖則不可求也求知足以發幽滞自聖足以見名
迹于載之下善謗者不敢以丘爲東魯鄙人也善譏者不敢以
劍爲南昌刃也蓋是劍也非是劍不足以化也非是龍不足
以異也余翫其波色若鋒鏗鐸鐙之韜映也審其流曲若鱗角
爪足之窟宅也猶閱其經籍若聖人宴居講習以共翼也觀其
禮樂若聖人盛服勤躬而正其制也長波滔滔界乎南國陰雲
漫漫蒙覆爰岸知者謂之靈川也勝境也不知者謂之古渡也
荒津也夫迹有可紀事有可喻秉筆者之不敢遺也故以贊聖
人之道刊石津右以示其未知者

去潤而東順江而下六十里而後至其山名國一本皆余居淮
南嘗以事至其下而望之則其東皆平去圃而西逆江而上五
十里而遠始有山三其二合爲海門一爲焦焦山世傳漢之隱
者焦光居之今其旁猶有傳爲其後者以其故名焉江之源
出於西南其流至是蓋万里自金山而分分而復合故其流湍
而善覆舟之絕者皆逆刺而順下山之道南出人之遊者入于
北以至寺其花櫻其石崖其樹薄木而厚竹余嘗至其上以望
江海之交下求晉將軍王羲之之銘而觀之蓋嘗終日焉直焦
而南其山石翁去其西六里而遠曰花山又其西三里而近曰
甘露二山皆有寺而甘露清輝閣爲最集余嘗至以問很石之
何是其傳曰漢末吳蜀二主之所遊也其地皆巖甚東別而益
盤其城爲鐵甕而折于江其山蒜其下河此距于江以游金山
自余之喜遊上下江淮之間七年之中凡九至其上大抵於頭
陀朝陽之嵒去而每思之直金山而南其山偏其東之山龍掌

其西之山白虎又其西之山蓋不知其幾百十里而後絕其可望而見者若長山若五洲若青山若高麗若覆舟自白虎而南別爲阿益卑爲阜其附爲城其裔爲岳萬千山凡十數里山皆石土雜无竹樹其石鐘而轉于城中載而入旁地可爲渠可植桂可捍旁江岸可爲道中轍所用既博則取者无日而不至其草可釀其下多牧故其山貧獨招隱爲最富昔具地戴頤之所居也山負南而抱北寺偏其左去寺而西道數百步而分自南而東得泉二虎跑廣跑井一棟丹自西而北有庵曰坡雲庵之南軒舊本四字山之最佳處也其地敏竹其樹宜松其果多梅李桃杏梨栗其它木尚衆而雜密不可紀識勿焉視之如髮其西之山盤爲虎窟其泉出爲真珠步其東而上有泉曰一人下更十數山而至鶴林鶴林蓋竹林也傳云晉末宋高祖方徵時嘗卧其下自以見黃鸝爲祥至其後改之其語應史其東皆磥阜斷續復續以与鐵甃交潤之也傳江其城亦傳山而爲固自

漢唐之亂方天下之分時潤常當戰衝其禍父結而不解世傳
其民爲甚苦方其平時伐山刊林下浮于江海其得鮑魚交族
唯掌薪炭以擅其饑食用既足棄其餘於旁故人得羸資又
因其山水之勝歲時之閒憑高以臨遠思去者之望來皆生遊
其間而死葬其下其民顧亦獨樂也州之南北通河江故其俗
輕有舟於其歲時都人士女之出无馬俗不用車輿其游皆委
地皇暇故於山泉之微木石之細每有過更繖得倅一州以爲
觀宜其事物載于民間者多也令既自視無所用於天下去而
追之民間日偷其衣食之閑以軼于事縉作獮之外忽焉樂而
忘疲也間而處天下之盛時君臣相與之際士有出於其時者
者心經禹事之繁自覽天下之會身任四海之重乃至有九年
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其有所思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則坐以
待旦所爲煩勞用其力於天下乃如此於其休閑則其人蓋已
貴富非其一本作其賓客在前則詔相居官施身於拜辭問議之間

苟以體目之所及手之所指則左右爭走操執以從事金石
竹羅而合此于前一本作後前干戚羽籥列而布舞于左右雖終日
身何暇一日之及山水之間哉假有樂之者又其時皆士大夫
絕分裂以爲國非有天下之主者之命身不能輒過其下況
又得歲月樂於其間哉自其下君臣相得之日少士之生于其
時顧非其道者稍稍引而去之入于山林與木石居與麋豕遊
不顧世之賓客儕介也私居燕閒妻孥起坐以相給不領世之
左右趨走也泉流鳥啼風薄木以成聲不顧世之歌舞也其於
朝廷廟社之間非身有其役亦不爲之至也斯二者皆士之得
所樂於中致其身於進退接之以外物之可樂蓋其得失之如
此子讀詩至于孝子而後知士之得已而可已也彼浴乎沂風
乎舞雩詠而歸蓋聖人嘗以曾點之言爲然又從而嘆之孔子
亦嘗曰隱居以求其志未見其人也自孔子孟子沒士之進者
多非其道以其不合而去者則有矣以予考之要其終不與聖

人悼者蓋稀方其去時若真有懷待此之必合而後爲者間亦
時君出主招之使言一跡得道其欲爲於天下而其言多詭終
死解游於今或破於古而子獨惑之然不知於山林果何以也及
子無所事縱身於山水之間以爲其樂而後知彼蓋亦有所惑
者也夫隱非求志慕山林以養往與進非算道樂芻豢相染而
不能去者其事雖殊然爲失則一也是皆謂玩物之士書曰玩
物喪志然則隱者之於此固可以求其志而亦可以喪其志也
傳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隱固有是哉

明州西湖記

邵尚書興宗

嘉祐六年七月壬寅詔以四明太守錢君入直左右史至之日
抵書貞友丹陽邵亢曰我雖治明之日淺然於明人爲無恨矣
歲和穀穰愁歎息而蘊豫行我樂與衆人之樂而由之爲之亭
於城西南偏之湖中而以衆樂名焉吾友爲我託之既辭不獲
命疾其詞曰明治故鄆瀕海之都厥初導江源于南山鑿爲萬

子城吳越肇國茲爲輔州率常近親以守以謀湖校于
萬數百畝中爲亭觀卉木洲嶼于今百年下下高高頽圮壞
者一空維時錢君來守此邦比邦之人曰維政刑母仁于直
曰維教化丁遷于良山樵水耘墳之阜安陶然大知歲以有年
邦人怡怡並尋于娛君曰從事與是同好近而勝者莫湖先焉
聞者謂之佳者隆之昔吏之租削而捐之周爲雅深於以往來
合爲一也醉舒翼開凌遲近峯烟靄雨青水流廷階激激有聲
君曰吾蓋往落之荷房支船是外鴉翻飄浮瀟前凡州之人
月惟其眷聯航棹艤有酒樂絲來游其間環隣彷徨風于柳楊
夕以忘還明人之憂惟使君是求明人之樂惟使君是度樂乎
樂而不與之同樂安在其爲樂哉他山之石以鑠以刻以告後
人尚識其聲

清沐記

丞相草公

上帝監觀四方相定王國乃曠大梁之野原隰廣博岡陵重穢

暨受命而帝者建都盡以爲万世之業顧川流之委靡底闕未通而人力之功所不能及是以載輶潛茲不輕畀付蓋三五以來帝王所都太昊神農之於陳高陽之於濮帝嚳之於河南禹之於陽翟陽城商人之於亳於耿於相周公之於洛邑環繞碭磧布相距不能十數舍之遠而終莫得其處禹之寒榮澤歸鵠溝以爲貞蕩之渠達于淮泗以泄大河漲溢之餘波信無其意哉然未足以舒發山川之氣迨嘗欲將至真人勃興上帝始命有啓造謀商功整板渚之口墾高隄下綿千餘里至于徐城之沙堅控引大河屬之于淮而形勝始見又命五代梁晉漢周剪治梗荒草創都邑然後我藝祖宅帝集受天命肇造區夏平刻督僞混并六合遂定都之以成萬世之業聖作神述重光累治文恭武剛邁和遠懷太平之功自書契所稱以迄于周未有如今日之盛也嗚呼上帝之所付委其光顧不遠哉自河水既導川流既通而湍猛激射泥沙相湧夏漲冬乾風氣猶然元豐三

年夏天子始詔築堤于河洛之兩間以捍黃水鑿渠于廣武山之麓以導伊洛注之故渠發源四方委之東南清深緩徐不憚不驚更名步春興有迴瀨而後山川之形勢都邑之美利完矣初藝祖既削方鎮聚其兵於京畿仰給縣官而帑藏倉庫常餘九年之儲加承平既久戶口滋殖四方百貨雲聚山積雖遇水旱之災都人未嘗知有凶年若時此渠每歲孟冬輒遣苗閼塞至春調近郡共万餘疏治彌月歲以為常清明水至舳艤相銜重載汎流日不一舍挖師轍工一失支拄則覆溺隨之頻渠甚民頗因之以肆椎剽漫不見於冀龍禁衛故公私之載莫敗沉溺焉夫霸州遭殺越之禍者凡日而光也開遇霖潦則發卒聚士畫夜呼哨以防濱臾之憂此人人所習知圖轉漕之利故莫敢置議元年都水監丞范子淵建議道伊洛入汴易湍猛為安流以免黃水之害即虞不足以運舟則並隄為塘以遂取河水且度渠為十閘以節之渠兩旁有溝澗陂湖皆可以為益

頗遺近臣按視利害時執政有以為無可之理議者翕然和之
十二月詔遣安壽張茂則承傳以往明年正月壽茂則奏功不
可成天子曰蕭何則言皆非是子淵請引洛水頗有理而其所
措畫未善也方詔宋用臣曰汝鄉寧言此偶未暇及汝可往視
因授以成等用臣奉命疾馳以往數日而還具奏如指詔即據
其事子淵專護岸治堤而已四月甲子始興役六月戊申渠成
其長五十有奇又有渠間以蓄餘波於三十六陂而漲水以歸
之河凡用工五十七万而減物以條枚石束片段計者百有二
万而贏工取于兵物取于官瀕渠之民坐以享賣售之利而不
知有畚鍤之勞既奏免擢用臣子淵皆加等餘倉若吏卒賞登
有差運舟之夫卒減少半而其速自倍道途之人旦紅夕息无
復往時之患矣先是慶曆皇祐之際河齧鞏城皇間漫山足後
稍北流至熙寧中益徙而北故道伏而為堤岸至是新架成自八
月至明年春不雨河低乃仰而視故渠之底嚮也是役不興則

榮已凋矣然則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固聖人之事也可尚矣成難為處始彼紛紛者皆是也天地形列于前猶且不能覩况於熟定久遠之計豫焉未几之幾乃欲冀彼之莫不我孚也難矣由熙寧以來既可見也非天子神聖獨智遠覽得於形器之上而出於拘俗之外照以重商之光明行以乾健之不息則天下之事功法度且无以幾於成矣豈特是渠而已哉翰

林學士章惇序

雅州蒙頂茶譜

賈節先生

自古茶本出巴蜀晉孫叅軍楚作歌嘗言之矣唐陸羽著茶經言當時出茶之郡四十有三劍南則稱彭綿蜀邛雅瀘眉漢及驗於唐志貢茶之郡止十有六劍南道惟雅安一郡而已以天下奉一人固必獻其尤者雅茶之冠蜀固可知矣然鴻漸不推高雅品何哉切有所疑而質之他書如范蜀公東齋記言雅安蒙頂絕異於他茶譜李公內翰圖經雷史君太簡茶軒錄皆言

蒙頂上清峯不特冠蜀中自最天下以寡敵衆則衆者是鳴漸之論非矣然又嘗思之鳴漸之鑒非昧於茶也其失蓋亦有自按鳴漸生於開元二十一年幼育於竟陵積禪師天寶中游唐浪邑後負書火門山至德初過江上元初結庵於苕溪之湄上元辛丑歲時年二十有九自作傳云有茶經三卷則知茶經之作在江湖間矣江湖之上福建非遠尚言未詳而往往得之况蒙山僻在西蜀之隅則上清絕品想鳴漸未嘗得之也雅安自肅宗乾元罷貢而汚城紀異記云代宗大曆初鳴漸自吳興召至宮中為積禪師烹茶是時宮中已無蒙頂矣然當時豈獨鳴漸不得之始李謫仙杜子美因游流落為湖南羈客璫子章隻句略含羹茶之美豈非時人以天子委弃无用之物不精其製造耶鳴漸之後四十餘年長慶大和間韋齊休佐使雲南過蒙山下行記云蜀茶尽出於此李公相使裕入蜀得蒙茶次于湯瓶之上移時盡化以驗其真白樂天復有琴茶詩云琴裏知聞

惟綠水茶中故舊是蒙山窮通行止常相伴誰道至今無
天下茶品多矣樂天特言蒙山是知後人嘆幽振席稍稍不賞
得爲天下之最決無疑也鴻漸茶經云生爛石沃土者上紫者
上筍者上葉卷而若微始抽者上第第十篇復具言又服得山之
事今上清所出皆備有四上之美又其始生在春冬之交密雲
霏雪蔽覆若有神物護持故紫筍之英歲得甚少此亦秀氣所
鍾天自珍惜既未之不特殊其色白又其性溫緩久服不令人
患冷非凡茶之比茶讚說蒙山遺事昔有病僧遇一老人教服
上清茶後得道青城山此正與鴻漸載神異記陶洪景雜錄言
丹丘子事相類亦與李太白言荊州玉泉真公服仙人掌事同
但恨鴻漸非蜀人既不得見其初生四上之筍又不詳其病僧
得仙之率耳自乾元罷貢之後蒙山不得入禁中于今三百餘
年本朝蔡君謨嘆鴻漸不第建安之品遂以建茶作為龍鳳團
以唯歐公宋故稱建團官頌多縷金花于其上雖寢息殊錫

亦所稱得自建茶擅貴而蜀茶蓋不振君謨蜀人未穿游劍外
故亦不知蒙頂紫笋本夫子第一要乎蜀本西伯道化文翁據
敵之國惟其邈在西南數千里之外故凡物不能自達而遠賴
于時輸尤晦迹豈止蒙山於而已哉是可嘆也

王氏至樂山記

賢良王公

嘉州東枕大江面高峙江山相阤沙石瀆散山勢骨立直起如
壁橫截如城牆山之上長松脩竹聳聳復亞羅列如畫南抵九
頂北倚龍崑西望峨眉俯清流及城市舟楫樓臺出沒高下皆
在目前邦人王子草築室於其間軒閣華樹盡明洞達四時相
與友愛者無非風雲雪月其所得之志可謂清且遠也然士大
夫多目爲謝安東山而余深穢陋之昔者王裕之清脩寡欲心
薄於名利道德高遠羞視權貴退居吳興舍停山中時號爲王
東山及其子孫三代皆貧衆不取諸此而反慕謝安之所爲豈
以其功名之盛聲譽名之奉爲可樂耶乃名勢也聲色慾也勢不

如道慾不如德此富貴之士逐物以爲樂而性不與焉非天下之至樂也當時則榮沒則遂已若夫雖死而尤存者道德也况所謂榮者本乎俗而非達者榮之也所謂存者自其性非衆之所不忘者存之也豈可同日而語之哉且性無外也無待於外而自足或有取於山焉以甚高潔安靜有似乎性也今居山林之間而或有功名聲色之慕是志乎物也夫物不必以得爲喜則失之必憂憂喜迭作陰陽皆傷求得而患失其爲樂也安在子厚以書求爲記因以是告之其言非邪真安於諸君子許也無俟乎記可也若猶是也願學於之爲人然子厚賢者也必以予言爲當也謹名曰王氏至樂山

同州修城記

唐恭愍公

宋興百六十七年海內乂安四夷賓服晏然無一塵之警益祖宗綱紀法度維持國勢而深仁厚澤固結人心率用賢有德者以重朝廷衛杜謬謬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其所恃以爲固者豈

金城湯池之險哉此年以來權臣竊位閭人與政陰植黨與公
肆其姦交亂喪常失去其籍而國之所恃者靡然矣今皇帝嗣
君之初撫家多難膺_用圖治凡蠹國害民之事皆除之惟先王
舊典時式至誠惻怛之意形於詔旨天下歸仁焉國勢復壯矣
人心載孚矣天下之治可坐致矣恃德而不恃險故也險不可
恃也不可不設也守臣以慎固封守爲戒可不謹乎况馮翊漢
三輔寔陝右之襟喉而頽垣破址稚子可憐而遊非所以重千
里之寄也其承乏試守既至則省催科以資民力計戶口以疇
役事劄日鳩工民驅而趨城同闢九里三十步卑者增之薄者
培之穴漏拼裂者盡剗而築之甚高平四丈下闢六丈而上三
之一塹深三丈有奇而廣袤倍之砌樓櫓一千四百間凡役六
旬既事餕糧之資板築之具木石之湏皆給於縣官而歛不及
兵城成觀者如堵居者可以奠枕而為守者可以坐嘯矣乃會
僚屬而周覽焉且告之曰此三秦之塞地也踐華為城因河為
保屬而周覽焉且告之曰此三秦之塞地也踐華為城因河為

況據百二之勢而不能保，再博之業，此秦失之強也。信乎？形勢之不如德也。今皇帝觀德於祖宗，以追堯舜禹湯文武之治，且贍羣少，所以失方。招訓遐俗，官上自朝廷下至郡縣内外，小大之臣咸肩一心，以承德意。母以私見，臚訛以亂舊章。母豐已剥下，以壅上澤。母分明植黨以廢母節，相與叨戴扶持而董太平。庶幾所恃以爲固者，在德而不在險也。其賢於長城遠矣。郡從事曰：「大夫之言，士大夫之良規也。宗廟社稷之大計也。天下之公願也。而非邦人所敢私也。」墨書以告來者，於是摭實而記之云。

昌州鑑湖記

編脩趙公

稽山崇百仞，首禹治水止其上。籌筭天下，山川形勢，故號曰會稽。若秦始皇築萊山龍首環東北，相直則山陰之南湖，在焉。湖通台明五門里，紫帶郊郭，滉蕩天日。杉檣入雲，猿箭蔽岸，方數里，穿林發清音，如鑑以此得名。載之輿地志，不知誰許名之。

逸少詩云山陰道上行如鑑中此其槩也襄孚備數宮師置司
領東廬白鹿降淮諸人講文藝之樂休沐鑑泛湖上水波不興
琉璃万面春而永淨夏而凝寒秋月如生湖雪如刻出疑万蠻
入乃人神晦明變能不可名狀望歷山知虞帝之辛勤探禹穴
信夏后之神異訪勾踐祠瞻亭蘿山服霸業之堅忍而吳宮吞
鉢王國之速也古往今來嘆朱公嚴陵董宣者尤存而王謝風
流隨草木泯滅將孰得孰失哉言畢日落天變風鳴浪散禹殿
梅櫟潛脫而騰空雷擊南門怒筋其威俾與真龍鬪推山倒海
靡不駭愕俄頃雲霽而息夜氣欲定則曰來鑑面可昭眉曰題
哉真海內之奇觀也予比守南昌返食繞園見平地十丈蘿花
向人堤柳徑所密直可參東有危亭榜曰浮光命翼之西有星
數椽敝而不名因綰邈而思曰物無大小偏竊名在慕方少希榮
耀豈豫遭簪侈之誅遂朱其甍白其壁織布其階圖障水墨以
勝像與窮亦名曰鑑湖焉夫蓋治無土大之費標榜無穿鑿之

誠是參透近在尋尺而渺然有湖山千里之想雖非身遊湖
庸事不爲造物者乎平分耶恨文力脆弱不能模寫異境移置言
前儻越人自來觀之斯過半矣書之備遠游之覽云

卓錫泉記

魯國先生

人之精神亦何所不至哉揮戈可以退日搏臂可以貫繩相悲江
可以頽城浩歎可以波石而況於得道者乎諸聖既除表裏皆
空一真之外無復餘物則其精神之運又何如哉吾游羅浮至
寶積等處泉而甘寺僧曰此卓錫泉也昔梁景泰禪師始居此
山其徒以無水難之師笑而不答已而庵成師卓錫于地泉湧
數尺自是得井山中至今賴之知水者以為甲於粵南而自梁
以來未有紀其事者夫師之爲人誠不可得知然吾聞世間方
有皆心想所生而古之學道未有不用定慧得者定則深完慧
則流通以深完流通之精神而致吾心想中物如父之使子君
之使臣有必得之勢其見於此者特未足多也或曰削其之士

如李廣利取恭之徒皆功名進取之久其成敗得喪爲心其精
神之富不踰常人而喟嗁叱咤飛泉爲之湧溢與師无異此何
理也曰二人者皆一時貴巨左氏所謂用物精多至於神明方
其困於絕域之中感奮激發於萬死一生之時其用意至到與
精進一體惟其出於一切之誠而无定慧之素以故得之嚴勤
非若師之顧首自使既捷而且逸也嗟乎事之不立也我知之
矣志竟耗於思慮聰明流於視聽則精神所感不行於父兄子
弟之間而尚何有於物苟能全吾之神則雖山石之堅水泉之
柔雍容談笑之間堅者可使闢而柔者可使激而躍也而獨不
得之於人乎吾以是知天下之善無不可立者年月日記

慧山陸子泉記

子蘭陵孫少

陸寫漸者吳經列天下之水而慧山之品最高峰無錫縣治之
西五里而寺據山之麓奔流匯草木行道間溢流爲池味甘美
最宜茶於是茗飲盛天下而奸賈商旅之所出通四海矣蓮友

未詳益嘗其

所壞之餘龍洞一泉遂涸今鎮瀋寧節度使開

府第同三司

招安郡王會稽尹孟公以丘陵所在疏請於朝廷

助其福地

質不凡少

名旌忠薦福始命寺僧法晦主其院法晦氣

勢大屋穹墉負崖四出而一山之勝復完泉

舊有亭閣

名之爲勝又斥其巔撤而大之廣深衣大曠焉

分窩浮雲

有感也

余文記之余曰一亭無足言而余於法晦獨

笑天下州縣殘爲盜區官吏寄民閭藏錢廩棄

藩垣

入室如逃人家士大夫如寓公寄客屈指計歸

日裝常空相

成風未有特立獨行破局且之俗奮然以功

名自立於

一十五六年視今猶昔也法晦者不准

精悍過絕人而奇之廢興本末與古今詩人名章俊語刻留山

中者皆能歷歷爲余道之至其追營香火奉佛祇衆與起頽化

上卷一百四十六

崇崇塔汎於戎馬跡之後又置屋泉上以待四方往來冠蓋之遊凡昔所有皆具而壯麗過之可謂不寡其意者矣而吾黨之士猶以不織不耕等譽其姑置勿議焉是空日夜汗厲其材振飲蠱饗以趨其成無以毀瓦畫墁食其々莫庶安乎故書之以寓一嘆云紹興十一年六月旦晉陵孫某記

游柏山記

東坡先生

元豐三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游於泗之之登柏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蕪露之遺音昌黎嘆悲夫此宋司馬相如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壇故曰壇也秦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曰月也而曠以爲可得而嘆也齒旣已化爲飛塵湯爲少風矣而况於壇乎況於從死之官妾貳舍之與手乎使雖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曠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

不少寥乎一三子喟然而歎乃歌曰有山之上維石鐘哉司
馬之恩與否不磨乎柏山之下維水西流乎司馬之載與水皆
逝兮歌闋而去從游者八人畢仲孫舒屢寇昌朝天迺王通玉
璣軾之丁謫煥之子彥舉

石鍾山記

東坡先生

水經大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破浪
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
風浪不能鳴也而况石乎辛唐李渤始訪其遺蹟得雙石於潭
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為
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
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
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
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控控焉余固笑而
不信也至更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于尺

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鶴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
霄間又有若老人歎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鶴鶴也余方心
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
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
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
多竅與風水相呑吐有竊坎鐘磬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
樂作交因笑謂鴻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竊坎
鐘磬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自見耳聞而
臆測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
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
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
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詩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百四十七

序

經史序四

駁史通序

高泰先生

劉子玄著史通二十卷自左丘明司馬遷已降皆虛分別病定工拙足以自成一家之書然恃其詭辯任其偏見往往每六經詣病前聖其尤乖刺者有疑六十一條必謂舜放堯禹逐舜桀紂非暴湯武非仁太甲誅伊尹文王放季廢管蔡無罪周公不忠攘叔公言以二帝三王之際皆曹操司馬仲達陰賊猜忌以取天下意尼父文飾其善弥縫其惡吁可怪也凡人著書縱不能羽翼名教張大聖賢亦當以寔證妄以直矯在老子立方欲據拾遺闢升正疑誤而先逝經停道拔本塞源取諸子一時之言破百代不刊之典多見其不知量也在聖人何損於明哉夫汲冢瑣語者戰國遺燼山海經者方外奇說墨子者孔門罪

人呂氏春秋者秦世雜記皆叛去大教駢馳異端童子芻文尚所不取信史秉筆天何足徵而子玄方且依附憑陵亂我彝訓以妄證實以曲矯直懵晦狂簡莫此爲甚古者言僞而辯行僞而堅學非而博者殺無赦明王在上子玄復生肆諸市朝可矣昔之浮爲善譬如堯舜周孔者唯莊周與尼父相去折又未遠前事東實則周得不暴揚其短哉故何飛譏方端了無一言及此乎今古異態淳浮殊味一介之士皆能知之子玄躬踐儒李職司史氏何反識度顛倒之若此果如子玄妄作則人倫已來美事皆僞惡事皆是帝王有篡而無禪子有逆而無忠憲勸治亂之道何從而折中乎予嘗患今人讀史覩其持論品詭深薄有所得并其巧詐厚誣隨而信之故聊剖折其所以然筆爲駁史通若干篇以示來者

戰國策序

南豐先生

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呂訪

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疑而有不可考者然後戰國
策三十三篇復元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王教化修法度所
以大治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詐美矣率
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
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子之後云周之初已數百歲
其舊法口云其舊俗已煩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人
可改者豈無強天下之主以治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
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
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然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
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夫法者所以適变也
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
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
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詐
之易合其譏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言

敗言戰之善而敝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得
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
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出之大禍
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法不同而考之
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
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
禁邪說也固一明其詭於天下彼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
從然後以禁則齊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
則明言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大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爲神
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
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中見其行事固不得
而廢也此書者高誘注者二十一篇亦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
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列女傳序

同前

劉向所序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尚列傳而隋書入崇文總
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
離其十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
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云父矣嘉祐中集賢
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
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
文蓋向之自叙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
之乱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
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或無錄
而在昔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
繕寫初漢承秦之弊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不道者豈
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中有
裨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叙論以發其端云

後漢書精要序

劉編脩貢父

臣聞學古建事王人貴乎多聞論世誦書前哲謂之尚友然惟
述作是芬簡編具文華實參并源孤殊別是以十二經之說
有太縵之博漫三百篇之詩或一言可蔽宜其會取樞要塞擷
菁英張衆自於在綱察專車於觀節指掌可見括囊無遺而後博
覽鮮寡要之虞好古有知言之選矣昔我仁祖皇帝聖由天縱
道隆日躋惟睿以職教化之源惟深以通億兆之志參天兩地
既成獨化之功聚精會神而以奈何爲道聽閒餘暇照事奔日
翱翔詩書之林考合天人之際歷代善敗之道日前於前白子
是非之論壹概諸聖乃詔臣等以常所進讀後漢書剗其精義
跋夫善謀別爲短書槩見大略若失政化之要孔刑之殊枉良
節義之風智勇名實之效聞見舊出悉使粲明介善毛惡咸可
撫省臣等庶古尹之智不足知祈招之詩非班伯之才曷能出
金華之業綿歷歲序僅以算則示方來永爲人訓有以見元
聖之稽古上德之知言鑒禮群儒折衷妙論草精碑牒之賦充

衡石之程而已哉伏惟皇帝陛下躰道合於自然好善常若不及自百王之垂憲與多士之間爰未始有遺常以虛受矧復念繩武之志重思詒謀之有開固將續盛節於丕承加資心於善述則新晝之傳其邈越於前世矣臣等猥以末學親遘盛際徵書柱下竊自此於史傳注籍南宮曾莫僭於揚賜仰誦休烈納詞序端聲其荒蕪愧於崖略云尔

新序目錄序

南嶽先生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爲全書不可見者十篇而已自既考正其文字因爲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万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胄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變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

有能出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
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畜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
蠭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譖其失天下
之士各自爲言而不能相通世之人復知學之有統道之有歸
也先王之道文雖往古絕而不講况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
漢興六藝皆得於散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爲衆說
者詣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
之所蔽闔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
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今尚在也自斯以來
天下季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
耳如向之徒皆不免卒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无文王猶興漢
之士豈特重萌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
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季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

於今最為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
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曰既背
其不可見者而取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曰之攻其失者
豈好辯哉蓋臣之所不得已也

說苑序

南豐先生

劉向所序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六不存者五篇餘皆云自從
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三篇與舊為十有八篇正其脫謬雜者
刪之而叙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為此書
奏之欲以為法戒然其所取往往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
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
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
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為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
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
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矣是以取舍不能兼失於其間

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遺言
尤欲有歸於吾志其在已而爲之者有矣其徇物者多而自
爲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爲也然曰求之有道得之
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
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
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
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孔子稱古之學
者爲已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取諸左右逢其原
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叙論全
讀其書更省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因於謾而不取其撫掌大患
失之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

諸葛武侯鄧靖侯利淳序

五臺王公

東漢之末群雄並起曹操挾天子以今天下而志在兼天下名雖
爲強王室其實弱之此固不忘與圖晉之功其餘豫州連郡

亦皆有創據之心。有能之士馳驁而奮，惟有道者覩漢室之亡，
傾知天命之不復，時不可爲，則退而窮處如孔明高卧南陽，豈
復有志於當世者哉？其說劉備跨有荆益，結好孫權，以成鼎足
之勢，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北向，死洛，身出秦川，此特感嗟三顧
之勤，聊以成其志，亦非謂漢室爲真可與也。出師表言臣本布
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
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詢以當世之事。由是感
激，遂許先帝以馳馳。此孔明誠言也。後世論孔明者多異同，或
以爲管晏或以爲伊臯王通，謂其無死可以興禮樂，崔浩則譏
其相備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可與趙作偶，皆非深知孔明者也。
毛脩之云：昔在蜀中，聞長老言陳壽，爲孔明門下書佐，披撻
百下，壽挾私恨，妄論孔明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大抵蜀人歌思
孔明，雖遠不忘，疑壽短之過爲毀罵。今子思先生亦尔，何哉？浩
論壽有古良史之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皆揚于王庭之言微

而顯妣而成章班史以來無及壽者若之諭壽是也其論孔明
非也壽爲孔明傳載其南征則自春出師其秋悉平祁山之役
稱其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其末言其推演兵作八陣
圖咸得其要孔明之善用兵應變將略盡於此矣知吾等奏使
壽定孔明故事壽奏亮才於治或爲長奇謀爲短理凡之幹優
於術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故連年動衆未能有功至於傳
賛略申言之壽明爲晉諱也孔子作春秋定哀多微壽何鑒
云至龐士元傳不載其咎顧劭語有論帝王之祕策攢倚伏之
要最苦似有一日之長者壽亦有說士元固奇士先主待之亞
於孔明然至於論帝王之祕策則似一時之語觀其浩說執剝
璋於會中帝王杖策殆不如此豈先生欲借士元之話以鼓其
微言耶先生賞之伯父也計加王達觀刊先生所著三傳以與
學者共之賞嘗折衷其說如此錄以示達觀使并刊之以附二

晉鑒序

灌園先生

臣竊謂三代而下，變禍亂至春秋時極矣。而孔子以春秋立治法，其故何也？蓋曰：逆三代之治而反行之，此春秋之亂也。陛下以緝熙光明之學興衰撥亂，自江畿恢復大業順成春秋之意，則東晉今日之鑒也。夫東晉之亂制命不出江畿者一百三十有六年，睥睨駭伏卒不能復中原尺寸地。後世學者乃歸咎於地形之隘，歸罪於兵力之弱，是知末而不知本也。東晉之弊六一曰偷朝夕之安而之遠圖，二曰忘蕭墻之變而忘外侮，三曰苟一戰之勝而無定謀，四曰徇清虛之學而寡實用，五曰殺伐自擅而威柄下移，六曰恩施不行而人心內喪。六者苟有一焉，亂之基也。萃而有之，乃責治亂於地形兵力之強弱，抑未矣。觀六弊之由，然乃在人君之心術。故曰取天下視人君之志而已。使東晉之君常曰中原祖宗之業也，吾崇廟之辱在焉。

而不復是不孝也吾社稷之辱在焉而不取是不武也正一念之誠勇萬夫之勇指顧而天下定矣晉不是為也其君曰溥養時瞞其臣曰涼在息民上下逆豫以苟歲月晉不能取中原非勢也志也今日之治一言而足矣曰鑒東晉之弊而支行之探本推原在陛下之志而已作晉鑒

南齊書序

南豐先生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宋蕭子顯撰始江濱已為十志沈約又為齊紀而子顯白表武帝別為此書昌黎因校正其訛謬而叙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垂古之故而為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建德非常之迹網聞而不章鑿而不發而掩抑苟墮蔽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足以適天下之用其

皆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仁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邪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能知之者不能名以為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躬至備以為治天下之具而為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訛者豈獨其迹邪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指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為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歿數子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註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曰發之端又創已意以為不紀世家入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一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

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革夫自三代以後為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杆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况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為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折刻雕藻續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強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辭迹曖昧雖有遺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累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梁史序

同前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九篇唐上觀三年詔右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嘗梁史官集之子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訓吳等所記以成此書邑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爲目錄一篇而叙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爲中國之患而在梁爲尤甚故不得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傳者內而世之論佛者外也故不可訛雖然彼惡覩聖人之內哉書曰思日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才之道辨万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万物之至者安能累我哉万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誠矣必克之使可大焉斯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

含知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全其性盡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爲天下之通道也故與之爲衣冠飲食冠婚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其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平既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爲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蓋乎万物鼓舞乎群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平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內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談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故其所以爲尖也夫得於內者果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矣易曰知周乎万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万物之理道足以爲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

用此百家所以兩失之也佛之所以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謂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臣等故因梁之事而爲著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使佛之徒知臣等所以距之者非外而有志於內者知不以此而易彼也

陳書序

同前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來三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爲陳書父之猶不就身觀三年遂詔論誤於秘書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爲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既成與宋齊梁齊等書並示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

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也而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祕府所藏往
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讎使可鏤板行之天下而臣等
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頒詔京師及州縣
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爲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
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
亦不敢損益特各疏于篇蓋其書舊無自列傳名氏多闕謬因
別爲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爲陳蓋偷爲一切之計
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化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
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
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
於有所因造以爲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
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自爭奪訴訟
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列以爲戒而况於壞亂之中倉皇之際
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爲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

其間若此人者可謂篤於害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爲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難反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唐鑑序

徂徠先生

夫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失後事之鑑湯以桀爲鑑故不敢爲桀之行而湯德克明隆祀六百周以紂爲鑑故不敢爲紂之惡而周道至盛傳世三十漢以秦爲鑑故不敢爲秦之無道而漢業甚茂延洪四百年唐以隋爲鑑故不敢爲隋之暴亂而唐室攸乂永光十八業國家雖承五代之後實接唐之緒則國家亦當以唐爲鑑臣逖覽往古靡不以女后預事而喪國家者臣觀唐最甚矣武安侯唐昌爲周韋庶人安樂公主酖殺中宗太平公主僭誅逆亂楊貴妃召天寶之禍臣歷觀前世鮮不以閹官用

權而傾社稷者臣視唐尤傷矣代宗遭輔國之侮茂憲宗被陳慶之弑達昭宗爲李述之囚辱臣渺尋歷代無不以姦臣專政而亂天下者臣視唐至極矣祿山之禍則林甫國忠爲之也朱泚之乱則盧杞爲之也陳慶之弑則皇甫鎛爲之也嗚呼姦臣不可使專政女后不可使預事官官不可使生權明皇始用姚崇宋璟則治終用林甫國忠則亂德宗始用崔祐甫陸贊則治終用皇甫鎛則亂自武后奪國迄于中睿暨天寶末年政由女后而李氏幾喪自肅宗踐位歷于代宗德宗順宗憲穆文宗武宣僖昭權在中官而唐祚終去詩曰赫赫宗周曷以滅之然則魏魏金唐女后亂之姦臣壞之宦官覆之臣故採摭唐史中女后官官蕪百事迹各類集作三卷謂之唐鑑噫唐十八帝惟武德正觀開元元和百數十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女后亂之於前姦臣乱之於中官官覆之於後顛倒崎嶇危綿綿延延乍傾年安若續若絕僅能至於三百年何足言之後之爲國者鑑卒氏

之覆軍勿專政於女后勿假權於中官勿委任於姦臣則國祚
延洪歷世長遠當傳子子傳于孫可至千万世豈止觀觀十八
帝局侃三百年者哉伏惟明主戒之

唐鑑序

范太史

承議郎著作佐郎呂祖禹受詔與日光脩資治通鑑臣祖禹分
職唐史得以考其興廢治亂之所由昔隋氏窮兵暴斂害虐生
民其民不忍共起而亡之唐高祖以一旅之衆取閩中不半歲
而有天下其成功如此之速者因隋大壞故也以治易亂以寬
易暴天下之人歸往而安息之方其君明目忠外包四荒下遂
萬物此其所由興也及其子孫忘前人之勤勞天厭於上人雖
於下宇內圯裂尸地不保此其所由廢也其治未嘗不由君子
其亂未嘗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顯不可掩然則今所宜監莫
近於唐書吾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商臣謹采
唐得失之迹善惡之効上起高祖下終昭宣凡三百六篇爲十

三卷名曰唐鑑唐之事雖不能遍舉而其大略可覩矣元祐元年二月日謹上

唐史記要論序

孫待制

古之史尚書春秋是也二經體不同而意同尚書記治世之事作教之書也故百篇皆由聖賢人立不以惡事名雖桀紂之惡亦因湯武之事而見不時書也但聖賢人順時通變言與事各有所宜爲史者從而記之又經聖人所定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辨雖不一皆足以作教於世也春秋記亂世之事立法之書也聖人出於季世觀時之亂居下而不能治故立大中之法裁判天下善惡而明之以正制是聖人於襄乱之時起至治之法非謹其文則不能正持事而垂大典矣此尚書春秋之辨所以不同也然尚書記治世之事使聖賢人所爲傳之不朽則爲君者爲臣者見爲善之效安得不悅而行之此勸之道也其間因見憲事致敗亂之端此又所以爲戒也春秋記亂世之事以褒貶

王者當司時之爲惡者多率其心迹而取之使惡名不
爲君者爲臣者見爲惡之效安得不懼而防之此戒之道也
間有善事者明其心迹而褒之使輝光於世此又所以爲勸也
是尚書春秋記治亂雖異其於勸戒則大意同也後之爲史者
欲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不師尚書春秋之意何以爲法至
司馬遷修史記破編年解列爲紀博議務便於記事也記事便
則所取博博故奇異細碎之事皆載焉雖貴安君書才力雄俊
於治亂之本勸戒之道則雜亂而不明矣然其讀者短之謂紀
傳所記一事分爲數處前後牽出以於編年則文繁此固所失
不細殊不知又有失之大者夫史之所記莫大乎治亂君令於
上臣行於下自謀於前君納於後事減則成否則敗成則治之
卒敗則亂之由此當誰記之某年君臣有謀議將相有功勸紀
多不書必俟其臣歿而備載於傳中是人臣得專有謀議功勳
也尚書雖不謹編年之法君臣之事年代有序義和之業固載

於堯舜禪讓之功載於舜禹三代君臣之事亦猶是焉以人目謀議功勳與其家行細事著載於傳其辭便乎復有邪後過惡之事以召危亂不於當年書之以爲深戒豈非失之大者或曰春秋雖編年經自其事傳載本末遷立紀傳不約是体故劉諫史例曰傳所以釋紀猶春秋之傳焉此可見遷書之不失也荅曰春秋聖人立法之書也立法故曰其事而斷之以明治亂之本所目之事或一句或數句國之典制固不明人之善惡固不辨左氏史官也見聖人之經所目之事遂從而傳之雖不能深釋聖人之法記事次序一用編年之体編年之体未必春秋經傳猶爲之其舊史如是乎遷之爲紀也周而上多載經傳之事固元所鼓明至秦漢紀並直書其事何嘗有法紀无法傳何釋焉此乃鍊附迂而爲之辭也或曰史之体必尚編年紀傳不可爲乎荅曰爲史者胥尚紀傳久矣歷代以爲大典必論之以復古則謂之況矣有能編列君臣之事善思得實不尚辭

怪不務煩辭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雖爲口傳亦可矣必諭其至則不若編年躰正而文簡也甫常有志於史籍慕古文休法欲爲之因讀唐之諸書見太宗功德法制与三代聖王並後之帝英明不迨又或不能守其法仍有荒縱狠已簷厲之君故治少而亂多然有天下三百年焉胡正觀功德之遠也唐書繁冗遺略多失躰法事或大而不具或小而悉記或一事別出而竟不相假怪異根俗无所不有治亂之迹散於紀傳中雜而不顯此固不足以彰明正觀功德法制之本一代興衰之由也觀高祖至文宗實錄叙事詳備差勝於書其間文理明白者尤勝焉至治亂之本亦未之明記事務廣也勸戒之道亦未之著真敗不精也爲史之躰亦未之具爲編年之書君臣之事多離而書之也又要切之事或有遺略君臣善惡之細四方事務之煩者或備書之此於爲史之道亦其失矣遂據實錄與書兼采諸家著錄參驗不差足以傳信者修唐史記舊史之文繁者刪之

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他證者補之事之不要者去之要而遺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用編年之軼所以次序君臣之事亦書之法然宗二經之意其軼略與實錄相類者以唐之代有治有亂不可全法尚書或春秋之軼又不敢僭作經之名也或曰子之修是責不尚紀傳之軼可矣不以書志則郊廟樂律曆災祥之事官職刑法食貨州郡之制得云遺乎荅曰郊廟而下固國之自由急務但記其大要以明制度政教之軼其備儀細文則有司之事各有書存爲史者雖乎具體化自康定元年修是書至皇祐四年草具遂作序述其意